

朝鲜族大酱村

曹保明

长白山是民俗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朝鲜族食用大酱文化的发源地。

在延边州汪清河边有一个叫莲花村的地方,每年早春时节,满山遍野的蒲公英与金达莱竞相开放,到了秋天,蒲公英的种子又随风飘向四面八方。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民德来生态村”,而“民德来”正是朝鲜语中蒲公英的意思。蒲公英在朝鲜族文化里象征着纯净、顽强、自然生态。

莲花村,因村东面有一排大山,酷似莲花而得名,于是,蒲公英和莲花,这对原野大地上的“精灵组合”,使这里成为一个鲜花盛开的好地方,飘向远方的蒲公英种子向人们传递着一个又一个难忘的故事。

可是,这只是原野上的鲜花,直到一个人的到来,才让这里的村民从心底开出一朵一朵美丽的鲜花,也让莲花村实现了华丽蝶变。

他叫李东春,家在黑龙江靠近延边的一个小山村,自幼家境贫寒,年少时和小伙伴上山砍柴,带的是自己家酿制的一罐大酱。吃饭的时候,大家吃着自己的大酱,津津有味地讲着母亲下大酱的故事。妈妈年年守着酱缸,遵循古法、不偷工序、用心发酵,坚守传承着烟火里的匠人精神。如今,有的人母亲不在了,可是捧起大酱边吃边忍不住含泪讲起与母亲一起生活的点滴。这些令人难忘的生活故事,深深地记在李东春的心底和记忆里。

后来,李东春渐渐地长大,想要干一番事业,他不忘母亲留传的酿制技艺,不忘乡愁。于是他来到了延边莲花山下的莲花村,开启了一个延边朝鲜族大酱民俗村的心愿。

朝鲜族大酱是世代传承的老手艺,周期长、工序繁,从选豆、煮豆,到制曲、发酵,再到封缸日晒,讲究天时、温度、火候、耐心,一分马虎都做出醇香韵味。

李东春想,大酱文化是朝鲜族最喜爱的文化,也是最重要的文化。他省吃俭用把所有积蓄都花在发展朝鲜族大酱文化上。

通过多年经营,李东春将朝鲜族大酱文化一点点根植在这块土地上。而莲花村的大酱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它融合了北方民族朝鲜族最重要的生存习惯和生存民俗及生活情感。

我们知道,北方民族有一句话,叫“一缸黄酱吃一年”。就是这个民族每家每户,从春天把酱下到缸里,然后一年生活都要与这缸酱打交道。这标志着北方民众生活与大酱的生活印记。这个生活的印记在莲花村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那就是莲花村李东春,他从开始摸索大酱文化,到创意悟德公司(下称五德),也就是充分挖掘中华民族传统的“五德”文化创意,开始形成了民族精神与情感的独特酱文化产业。

李东春在莲花山下的酱园山谷里准备1000口大缸,精心给每一口酱缸都编上号,每个号,都有专

属的人物。这个缸,不换;记号,不变;人物,都一年一变……

每年,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到这里来选属于自己的大酱缸。来晚了,就得等下一年。

于是,缸和人物的故事,开始千变万化起来。

大山不变,村落不变,这一缸缸大酱的故事和文化的走向,却传遍中国,传遍世界。

人们在这里,真正读懂了世界,读懂了中国,读懂了长白山。

在这些大缸中,可以说,每一口酱缸,都保持着自己久远的历史和生动的、独立的、独特的文化故事,记载了人类岁月中那生命最感人、最亲近的故事。

比如其中有一个大缸(第260号),它保存了原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的亲情感事,他和夫人2022年来到莲花村,亲手腌制一缸大酱。包括李德洙之外还有很多村民、延吉市的市民,甚至图们、汪清、敦化、安图、和龙、龙井乃至整个延边州的各地百姓,还有吉林、辽宁、黑龙江的朝鲜族民众,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每年的莲花村大酱节,都要前来认领自己的酱缸,下一缸属于自己的大酱。

每年阴历六月初九被“莲花大酱村”村长、大酱园董事长李东春定为大酱节。

这个大酱节是李东春精心选制的。六月初九是距离端午节最近的日子,端午万物发芽,而且是大酱萌生自己最好的生物素的时刻,六和九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当中天人地,三合一,二三为六,三三为九的吉祥之日。这说明大酱节是人们在传统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最佳时日的意思。李东春将每年的六月九日定为大酱节的同时,并举办“大酱故事节”。

特别值得纪念的是,这些大酱缸,每一口都有自己独立的故事。而且选择这些大缸,每一年,每一个人,每一户人家的母亲,她要亲自到这里选一口缸,由李东春公司免费准备下酱材料,如好炒的酱豆、盐、水,包括下酱工具等。然后让每一户人家最亲近的当家人亲自操作下酱工序,再给这缸酱重新编号。以后,在一年当中,这户人家在莲花大酱村固定的时间,大约在两个月左右,就可以来取这个酱了。在这个村落,已经形成下酱文化、取酱文化、送酱文化。在这些大缸当中,每一口缸都有着深刻的文化记忆。

据李东春说,其中有许多口缸,是家在韩国的亲人,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在这里下这缸酱,他们的亲生子女都等着呢!他们虽然去韩国工作、学习,可是总想吃家乡的这口味道,因此,每到这时候,母亲都亲自拿一个小罐,从这些缸里打出来,一罐罐寄往韩国。

在这些酱缸当中,还有很多家庭的儿子是远在边关的边防战士,他们守卫着祖国的国门。每到大酱节,母亲们就把自己亲手腌制的大酱,一罐罐舀出,寄给或有人出差捎给孩子。希望他们吃了妈妈亲手下的大酱,守卫祖国的边防,



曹保明 讲故事

更加安心,更爱妈妈,更爱家乡。

还有许多酱,每年大酱节时,李东春公司的员工把这些酱分别舀出来,一罐一罐地包好,送给敬老院、孤儿院、军烈家属等,就是为了让他们的亲口品尝妈妈的这道手艺。

因此,这成了延边人的美丽乡愁!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千口酱缸,实际上,它是长白山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核心,是中华民族包括朝鲜族在内的各民族融合团结的象征。它凝聚了北方民族,特别是朝鲜族,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朝鲜族大酱文化是人心文化、情感文化,更是长白山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它将会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史册。与此同时,莲花村也将列入文化的记载,成为吉林省最美的传统村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慢酿时光,久守匠心,延边大酱醇香千年,一缸老味,藏着妈妈的匠心与坚守,更是妈妈最质朴的深爱,这也让李东春传承的古法酿酱成为民族传统产业里的“老字号”产品。

吉林省老字号协会会长张立坤说:“汪清河,民德来,朵朵山花向阳开。低尔山泉酝露露,妈妈匠心传白。”

五月的画卷

吕松筠

五月绘就一幅多彩的画卷

五月如同天边的晚霞金灿灿
盛开的鲜花吸收了日月精华
阵阵松涛吟诵着劳动者的华诞

每一滴汗水都化作美丽的彩虹
每一腔热血书写着灿烂的诗篇
当缤纷的花朵开遍山岗
千万名劳动者感慨万千

一百三十六年光辉历程艰难险阻
一百三十六年风雨兼程往事如烟
每一段路途都值得我们铭记
每一段旋律都令人流连忘返

五月,我这血管里的热血沸腾
五月,我与耳鼓里的歌声相伴
让我们记住那段艰苦的岁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往直前

我们怀念五月,五月色彩斑斓
我们赞美五月,五月山花烂漫
劳动者,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年轻
五月,绘就一幅多彩的画卷

我的童年,是沿着乡间土路“生长”出来的。

那时候,世界很小,小到一只铁环就能滚过整个夏天,一个冰车就能滑穿整个冬季。没有会发光的屏幕,没有塞满房间的玩具,甚至连电视——也只在黄昏后,从一盏十五瓦的灯泡里,吝啬地吐出点橘黄的光晕。唯一的“外界”声音,是家家户户那个覆着红绸布的小喇叭,早、中、晚准时响起,讲述着县城和远方。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村里来

脚就能飞起来。

天终于擦黑。人,也不知从哪里,像溪水汇入江河,一下子涌满了整条街。前面坐着的,是捷足先登的幸运儿;后面站着的,是黑压压一片森林。路东边那道一米来高的石墙,此刻成了最抢手的“雅座”,上面坐了一排人,腿脚悬空晃荡着。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尘土味、草木味。光束穿透黑暗,打在银幕上,世界便浓缩在那一片光影里。那时看的,翻来覆去总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

游击队》,或是《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情节早已烂熟于心,甚至能抢在角色前面念出台词,可每一次看,依旧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那重复的光影,是童年里最璀璨的、不会厌倦的星河。

有一次,本村的电影刚散场,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去邻屯接着看!”一群半大孩子便像得了令一般,呼啦啦朝夜色里奔去。我也懵懵懂懂跟在后面。四五里路,在兴奋脚下缩短了。等到了,电影已将至尾声。散场广播一响,人群又如退潮般向回涌。我被裹挟在奔跑的人流里,心慌意乱,只想追上前面熟悉的背影。跑着跑着,脚下一滑,一只旧布鞋不知飞去了哪里。我蹲下身,在混乱的人腿间摸索,却再也找不

到了。最后,只好拉拉着剩下的一只,独自慢慢走回家。月光很亮,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心里有些懊丧,却也有一种奇异的、完成了某种仪式后的欣慰。

后来,我长高了些,便学着大人的样子,挤到放映机后面去看。那里视野最佳,能看到光束如何从那个神奇的匣子里诞生,也能看到放映员沉静而略带倦意的侧脸。有一次正看得入神,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笑闹,回头一看,是几个外村来的姑娘,打

夜不觉得,等白天看到伤口,那疼痛才真切起来。可心里却并不恼,只觉得那一晚的光、影、人声、还有那带着雪花膏味的撞击,都混杂在一起,成了那个夏天一个有点特别、又有点怅然的印记。

如今,乡间那面银色的幕布,早已被岁月卷起,不知收进了哪个角落。童年里那些匮乏的物质、漫长的等待、为一场电影奔跑的夜晚,都成了遥远的背景。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是风刮不走、时

露天电影

于平

了放映队,记得那是夏天,大队通过广播通知,晚上公社放映队来屯里放电影,这消息传出来就像农家办喜事一样,人与人相见无论大人孩子都互相转告,生怕这场电影把谁落下。

放电影的地方,是在那条稍有缓坡的正街。西边是村里唯一的经销店,店后有一片空地,连着街道,便是我们临时的、神圣的观影殿堂。我到时,场子里空落落的,只有几个“鼻涕娃”在追逐。我这才明白自己来得太早了,早得田里劳作的大人都还未归家。可那等待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看着白色的幕布被两根竹竿支起,看着放映员不慌不忙地倒胶片、对光束,心里那份新鲜与好奇,便涨得满满的,仿佛一踩

扮得格外鲜亮。我不好意思,往前挪了挪。不料过了一會兒,一个姑娘被人群一挤,猛地撞在我身上,凉鞋里的脚趾传来一阵尖锐的疼。姑娘们笑得更响了,像一群受惊又欢悦的雀鸟。我忍着疼没作声,回到家才发现,脚趾的皮被踩破了一块,渗着血丝。黑

光也偷不去的。那束从人群头顶穿过的光,照亮的不只是一方银幕,更是一个时代黑夜里,所有眼睛中对故事、对远方、对一点点绚丽色彩最本真的渴望。它给辛劳的土地片刻的沉醉,给沉寂的村庄一个欢腾的夜晚,给我的,则是永不褪色的一卷乡情。

